

「絲路花雨」
專題系列

菲律賓
(下)

綜觀菲律賓群島歷史，與中國歷朝歷代有不少交集。古代史籍所載蘇祿、呂宋、麻逸、古麻刺朗等國，皆在今菲律賓境內。三國時期，東吳官員宣化從事朱應、中郎康泰，浮海巡撫，曾到訪菲律賓群島。

沈言



▲長灘島近年受到中國遊客青睞



▲菲律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家



▲菲律賓水果熱銷中國



▲薄荷島美如仙境



▲薄荷島的巧克力山，由1268座圓錐形小山丘組成



▲菲律賓人口約一億，華人佔一百萬左右



▲「三亞-菲律賓」國際郵輪航線近月開通，首航由「中華泰山號」郵輪執航，方便民眾出遊菲國

菲律賓 海絲樞紐

而康泰著《吳時外國記》、裴松之註《三國志》、趙汝適著《諸番志》等，均有提及菲律賓。其中，《諸番志》對當地島民強悍、礁石林立有形象描述：「蒲哩噲與三嶼聯屬，聚落差盛，人多猛悍，好攻劫。海多鹵股之石，搓牙如枯木芒刃，銛於劍戟，舟過其側，預曲折以避之。」

唐宋時期，中國商人與菲律賓各地有貿易往來。有關中菲貿易的文字記載，則始見於《宋史》卷四八九《閩婆傳》：「又有摩逸國，太平興國七年，載寶貨至廣州海岸。」南宋瓷器遺址多位於菲律賓中部和北部地區，表明中菲商貿當時業已形成較為集中的網絡。

戰略性地緣優勢

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與繁盛，來自馬來群島、阿拉伯半島、中國和印度的商人，紛紛到此經商。菲律賓憑藉戰略性地緣優勢，逐漸成為海絲樞紐。

在中菲貿易的悠長歷史中，載着絲綢、茶葉、陶瓷等貨物的中國商船，會在船艙底部放置大石，以保商船經得起風吹浪打，待返航時，便將石頭留在當地。久而久之，菲律賓許多房屋和道路都留有當年來自中國的壓輪石。「中國的石頭

見證了中華人民世代友好，成為千古佳話。

一九七五年，中菲兩國正式建交。雖然兩國領導人幾度互訪，甚至曾達成「擱置爭議，共同開發」的共識與諒解，但南海主權爭議如不散陰雲，始終困擾雙邊關係。直至二〇一六年，南海仲裁案一出驚天地，輿論嘩然，雙方關係陷入歷史性冰點。

自從杜特爾特上任菲國總統後，中菲關係呈現雨過天晴局面。前年十月，杜特爾特成功訪華，兩國領導人實現歷史性會晤。去年五月，杜特爾特赴華出席「一帶一路」國際合作高峰論壇，與習近平主席達成鞏固和深化兩國關係的重要共識。他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，「一帶一路」從經濟着手，加強各國聯繫，使參與各方從貿易增長和市場擴容中受益，必將拓展中菲經貿交往，最終使人民獲益。對於「一帶一路」的肯定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事實上，菲律賓作為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家，其「2017-2022發展規劃」與「一帶一路」倡議高度契合，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，其「打造基礎設施建設黃金時代」之目標，與「一帶一路」中設施聯通設計，可謂不謀而合。中國在裝備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方

面的經驗，將對菲律賓大有裨益，中菲在很多領域上優勢互補，兩國合作空間廣闊。

譜中菲關係新篇

中菲關係歷經風雨，又見彩虹。關係轉圜以來，雙方已簽署逾二十項合作文件，確定了一批基礎設施優先合作項目。

去年首十個月，中國躋身菲律賓最大貿易夥伴，菲對華出口大幅增加，菲律賓熱帶水果在中國市場廣受歡迎。去年前五個月，中國赴菲遊客同比增長近四成，長灘島、薄荷島等旅遊勝地日益受到中國遊客青睞。

去年十一月十二日，李克強總理在訪菲前夕，於當地英文媒體《馬尼拉時報》和《菲律賓星報》發表署名文章，題為《傳承友誼，深化合作，共同譜寫中菲關係的新篇章》。文中引用菲律賓諺語「抓住今天，才能不丟失明天」，呼籲兩國加強在「一帶一路」框架下的戰略對接和政策溝通，務實合作，共同續寫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。此次訪問，乃中國領導人時隔十年後首次訪問菲律賓，具有破冰意味。中菲關係春暖花開，漸入佳境，可以預見，兩國睦鄰友好，和平發展，絕不是夢！

菲國國父傳奇

「菲律賓國父」何塞·黎利，乃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民族英雄，他對殖民當局深惡痛絕，長期口誅筆伐，為民族獨立奔走呼號，不惜捐軀報國，被國人譽為「萬世英雄」、「革命彌賽亞」和「救贖彌賽亞」。菲律賓政府將黎利犧牲日（十二月三十日）定為國家法定假日「黎利日」。在菲律賓民間，甚至流傳着「黎利信仰」。

黎利是華人後裔，他天資聰穎，年僅十四歲便獲得文學學士學位，曾於皇家教會大學主修哲學，兼修美術；後因母患眼疾，改讀醫科，最終成為一名眼科醫生，並曾於香港中環德己立街五號短暫行醫。他遊學歐洲，先後在西班牙康普頓斯大學、法國巴黎大學及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，一度留校執教。他精通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拉丁語、漢語、日語、阿拉伯語、梵語等二十二種語言，除醫學外，還通曉繪畫、雕刻、建築、哲學、文學和歷史等領域，可謂多才多藝，堪稱才情與學養兼備的百科全書式人物。

文學一直是黎利的反殖利器，他十八歲已嶄露頭角，憑愛國詩篇《給菲律賓青年》，奪得全國詩歌比賽一等獎，因此被譽為「菲律賓青年詩人」。旅歐

十年，黎利以西班牙文創作揭露殖民統治殘酷真相的小說《社會毒瘤》（又譯《不許犯我》），以及續篇《起義者》，發表了諸多呼籲改革的雜文與詩歌，成為輿論運動領袖，以及菲律賓現代文學奠基人。

作為反殖先鋒，黎利自然為殖民政府忌憚不已，先是將其流放棉蘭老島四年之久，後又將其抓捕關進王城地牢，以「非法結社和煽動叛亂」罪名處決，最終引發席卷全國的菲律賓革命。在聖地亞哥古堡陰暗的地牢裏，黎利寫下絕命長詩《我之訣別》：「別了，祖國，艷陽之土，南海之珠，失去的樂園，我樂於把這凋零之軀獻給你，即使再年輕，再健壯，再幸福，我仍然毫不憐惜，把它獻給你。……我要在東方破曉的清晨死去，正當那旭日的光明衝破長夜的黑暗，如果曙光無色，就拿我的血染紫，任你潑灑整個蒼穹，把它染成一片瑰麗的鮮紅。……夢見可愛的臉，啊，你這南海之珠，不再悲傷，不再憔悴，眉頭無結，眼眶無淚。我愛之夢，我生之欲，在悲泣，為你這將高飛的靈魂，在歡唱，因你終將遠離這多愁的囂塵，為國而死，不正是你日夜所望？……」

行刑前，黎利與未婚妻舉行了悲壯的刑場婚禮，隨後慷慨赴義。他就義前留下的足跡，已烙印在古堡地面。凡是來此參觀的菲人，無不覺其足跡，重溫那風雲激盪的反殖歷史，向大無畏的民族英雄致敬。



▲黎利紀念碑立公園內

中菲友誼綿長

中國與菲律賓隔海相望，友誼源遠流長。

伴隨着鄭和下西洋，中菲聯繫日趨緊密。明永樂三年（一四〇五年），鄭和巡遊菲律賓群島，奉帝旨冊封僑領許柴佬為呂宋總督，統攬當地財、政、軍大權。一四一七年，蘇祿王率使團來朝，史載「永樂十五年，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、西王麻哈刺吃葛刺麻丁、峒王妻都葛巴刺蘭並率其家屬以及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，浮海來朝，進金縷表文，獻珍珠、寶石、玳瑁諸物。」

在歸國途中，東王因患急病，卒於山東德州會同館。明成祖聞之不勝哀悼，按照中國王制，在當地為東王營造陵墓。葬事畢，東王妃及次子溫哈刺、三子安都魯等十餘人留在德州守墓，自此落地生根。因應蘇祿王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信仰，明廷還特別在陵墓西南側建清真寺一座，並調派夏、馬、陳三戶回族人助為守墓。對此，明末大儒顧炎武曾作《過蘇祿國王墓》，詩中有云「世有國人供灑掃，每動詞客駐輪蹄」，以寄託哀思。

事件本身十分不幸，但卻衍生出跨越明清的綿長友誼故事。三百多年後，中國已然改朝換代，兩國友誼卻並未斷絕。清

雍正九年（一七三一年），蘇祿王遣使來華，抵京前曾特意到訪德州。其時，東王後人早已入鄉隨俗，以當年留德州兩位王子名之首字音譯，改為中國姓氏——安和溫，並向使團提出入籍大清的請求。使團於是於以蘇祿王名義，上書清廷，奏請准予歸附。清廷查明議覆，准東王在華後裔「入籍德州」。「安溫入籍傳香火」，成為一時美談。

在閩南洋等浪潮中，亦有許多華人往菲律賓謀生。在菲國一億人口中，約有一百萬華人，以及一千萬混血華裔。華裔雖然所佔人口比例不大，但卻貢獻良多，在各行各業發揮着中流砥柱的作用。作為社會精英階層，華人把握着菲國經濟命脈，囊括菲律賓富豪三甲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財富神話。華人施至成是菲律賓首富，他白手興家，在亞洲率先引入大型綜合購物中心經營模式，位列美國福布斯全球富豪百人榜單，在全球華人富豪排名中，更是名列前茅。

民間的遷徙與交往，帶動文化的交流與融合。時至今日，媽祖信仰、福建方言、春節民俗及麵線、燒包等飲食風俗，早已融入菲律賓多元文化，成為縈繞兩國民眾的情感紐帶。